

阅读史导论

王龙◎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Q018)成果

阅读史导论

王 龙 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史导论/王龙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 -7 -5013 -6098 -7

I. ①阅… II. ①王… III. ①阅读—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G252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0576 号

书 名 阅读史导论
著 者 王 龙 著
责任编辑 唐 澈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7 -5013 -6098 -7

定 价 60.00 元

前言

文字和书籍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阅读是人类通过书籍获取知识信息、认识世界、完善自我的最主要途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活动能像阅读这样神奇、美妙而又难以捉摸,也没有任何一种活动像阅读一样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阅读这个看似平常、普通的行为,却既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又是一种涉及多种因素的社会活动。阅读的复杂性、普遍性及其巨大力量的潜在性,正是吸引人们不断地去探究和总结其规律的动因和意义所在。

阅读史就是人类通过书籍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完善自我、改造世界的历史。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和心灵成长史,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她的文化发展史和文明进步史,一个社会的阅读状况就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政治面貌、文化品位、精神状态和发展潜力。阅读史研究就是探讨阅读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机制、存在样貌、变化特点、发展趋势及其与社会环境因素的种种关系。或者说,它是从阅读的角度考察人类的文明进步史和社会发展史。无论从观察视角、研究对象,还是现实意义来讲,阅读史都是一个前景广阔、意义深远的研究领域。因为它不仅能让我们认识阅读活动的过去及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也能通过它观察和总结人类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我们已处于一个阅读大变革的时代,人类的阅读活动如何延续和发展,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对于种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把握现在,预测未来。

简略地说,阅读史研究所要解决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谁在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以及读得如何等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复杂而难以弄明白的问题。因为,首先从阅读行为本身来讲,如果把写作比作是一种存储和耕耘,那么阅读就是一种消化和偷猎。它转瞬即逝,少有留痕,而且具有离散性、私密性、个体性、无穷性和任意性。特别是它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还具有隐蔽性、自我性和不可捉摸性。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往往少有记载而无从查考。而且,时代越上溯,阶层越下落,有关它的史料记载就越难觅,所以普通百姓大众的读书活动已被历史湮没了,他们成为人类阅读史上“沉默的大多数”。更何况,时代越上溯,阅读活动就越是少数人的行为。其次,从社会来讲,阅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与社会环境的诸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因为书籍是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其内容亦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者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书籍世界。而阅读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要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或者说,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也无不打上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同时它作为思想文化之果也对社会历史产生着巨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所以,美国阅读史专家达恩顿就说,阅读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一样复杂。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会知道世界是怎样被阅读塑造的。

阅读史研究虽然面临着史料难觅、证据缺乏的重重困难,但由于人类阅读活动的复杂

性、普遍性和作用发挥的潜在性,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阅读史都像是一个浩渺无限、深不见底的大海,其内涵之丰富、研究领域之广阔均不在其他学科之下。或者说,她就像一个草木繁茂的热带雨林,每走一步都会有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让人流连忘返。而人类对她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她的黑匣子还没有被完全打开。所以,无论我们对过去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阅读现象进行怎样的索隐钩沉,我们都会发现人类认知世界的许多秘密。当然,我们也更相信,人类的阅读长河无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惊涛骇浪,都在一如既往地奔流向前,也正因为如此,阅读史的探索也才更有意义。

阅读史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发轫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书籍史,后来在新文化史大潮的驱动下,才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它吸引了一大批欧美优秀的学者投入其中,并取得了一大批引人瞩目的成果。而对中国学界来说,阅读史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在许多方面还几乎是空白。虽然学界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无论是已有的成果,还是研究队伍,都处于初步的、零散的和小规模的状态。特别是我们还缺乏阅读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和经验总结,也缺乏各学科研究者的通力合作,所以就更谈不上对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整体思考和理论探讨。对于欧美学界如火如荼的阅读史研究,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译介、引进和了解。所以,我国的阅读史研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亟待开发和需要加强的领域,而这既需要对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给予总结,也更需要我们关注和了解国外的进展和动向,并借鉴其理论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的阅读史研究。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背景和思考所做的一个努力。它显然不是对具体阅读现象或阅读史的讨论,而是关于阅读史研究与写作的总结和探讨,具有综述性、理论性和方法论的性质。但由于它是笔者个人的一些体会和思考,所以肯定会是粗浅而不成熟的,也难免会有许多疏漏和不妥之处。笔者不揣浅陋,期望它能成为中国阅读史研究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子。

王 龙

2017年3月2日于包头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关于阅读史及其写作	(1)
第一节 关于阅读和阅读史	(1)
第二节 阅读史研究及其意义	(3)
第三节 阅读史研究概况	(5)
第四节 关于阅读史研究和写作的若干问题	(44)
第一章 阅读史的边界	(46)
第一节 阅读史与文化史	(46)
第二节 阅读史与书籍史	(49)
第三节 阅读史与出版史	(52)
第四节 阅读史与藏书史	(65)
第五节 阅读史与文学史	(71)
第六节 阅读史与思想史和学术史	(78)
第七节 阅读史与心态史、教育史和阐释学	(86)
第八节 阅读史与传播史、社会史和生活史	(98)
第九节 阅读史与科学史	(101)
第二章 阅读史与社会诸因素	(102)
第一节 阅读与政治	(102)
第二节 阅读与经济	(111)
第三节 阅读与宗教	(113)
第四节 阅读与地域环境	(123)
第五节 阅读与民族	(139)
第六节 阅读与性别	(151)
第三章 阅读史研究的材料	(155)
第一节 阅读史材料的特点	(155)
第二节 阅读史材料的类型和来源举隅	(156)
第三节 关于阅读史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201)
第四章 阅读史的研究方法与诸分支	(205)
第一节 阅读史的研究方法	(205)
第二节 阅读史诸分支	(211)
后 记	(223)

绪论 关于阅读史及其写作

第一节 关于阅读和阅读史

阅读(Reading)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这里的视觉材料主要是指文字、符号、图像等。不过,在知识界和学术界,人们赋予了阅读更为丰富和宽广的意义。其对象和内容已不单是指文字和符号,还包括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如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处风景、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个仪式、一次经历、一种活动等。这种对阅读概念的丰富和内涵的扩大,已不是我们所讲的包括阅读史在内的阅读文化研究中所指的阅读的含义了。而且,当下的阅读史研究也并没有,也不可能宽泛到是对人类所有认知过程的总结和探讨,否则,阅读史也就不会存在了。

所以,我们这里的阅读仍然是通常意义的或者说是狭义的阅读,即主要是指对书籍、报刊或一切文献资料,包括数字化文献信息的阅读。

阅读产生自文字符号和书写的出现。文字符号和书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创造。人类用文字符号和书写来记录和传递知识信息,从而使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如果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那么文字就使人类别于野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高级阶段是“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可见,文字、文献及其阅读活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如果说文献及其阅读活动的出现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文献及其阅读活动的发展就始终是不断推动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一个社会阅读活动的状况和发展水平亦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潜力。阅读兴,则文明兴;阅读衰,则文明衰。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信息的传播途径和人类接受教育的手段日新月异、多种多样,但阅读活动始终是人类获取知识,认识世界,完善自我,不断进步的最重要,或者是最为必要的途径和手段。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阅读的人和一个不阅读的民族,他会有怎样的前途和命运;一个远离读写文化的社会会是如何的愚昧和落后。而历史和现实早已告诉我们,书籍及其阅读不仅是传承文化、汲取人类经验与智慧的最主要途径。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唯有书籍及其阅读才能够消除人们相互之间隔绝的障碍,影响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从而引起社会组织和功能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它会永久地改变读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结构。因为一个人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与更大范围的和更多样化的生活经验发生联系,而这些生活经验也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启发,从而使他的思维保持兴奋与活跃。古人云:“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一个从不读书的人和读书少的民族也终究会沦落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边缘世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阅读历史的国家。文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中华民族阅读活动

①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的产生与规模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浩瀚的文献典籍,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体,悠久而稳固的阅读传统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明,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团结、和谐、统一、富强的坚实基础。“文明之详始著,于是卦画立,书契作,而文籍生焉。列圣迭兴,然后典谟训誓之书,国风雅颂之诗,礼乐灿明,春秋经世,诸贤继之,而垂世立教之书益备矣。千有余年,宋之大儒,发明精切详至,后之人诚能熟读精思,以穷其理,躬行实践,以体于身,则何患己之不修,国之不治,民之不安哉?”^①中华民族灿烂的典籍文化和阅读史,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

阅读不仅改变了世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也将会继续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必以每个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强大为基础和条件。而每个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强大必以读书为要途。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既有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充满了各种危机和矛盾:教化日衰,世风日薄,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环境污染,贪污浪费,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如此等等。这些危机和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将是一句空话。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大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而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其根本途径就是读书,舍此而别无他途。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汲取人类文化的精髓,增长我们的知识与智慧,才能得到“启蒙之光的洗浴”;只有读书才能开阔我们的胸怀,提高我们的品格,人与人之间才能有同情、理解和宽容;也只有书籍和阅读才能战胜这个世界的轻浮、混乱和焦虑,才能使这个世界宁静,从而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周围的世界,回顾人类的历史,展望世界的未来,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好每一步。所以,读书是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读书不仅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欲自立于世界之林,一是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二是要不断地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和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继往开来,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和自信心,振兴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稳定,增进民族间和谐共处的根本途径。而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则是跟上时代步伐,顺应世界潮流,保持民族先进性的必经之途。正是阅读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们才必须关注和思考阅读的历史,以史为鉴审视当今,预测未来。

阅读史,即人类阅读活动的历史,这里主要指人类对书籍、报刊及一切文献信息的阅读史。虽然阅读并不等于读书,但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读主要是指对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文字信息和图书的阅读。而阅读史也主要是指传统纸质和电子媒介图书的阅读史。起源于欧美的阅读史研究就是从书籍史研究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的阅读史也往往被称为书籍史。

阅读活动作为人类的普遍行为,既表现为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又是一种多向的社会交流活动。从一种行为来讲,阅读活动包括谁在读、读什么、为什么读、何时读、何地读、怎样读以及读的结果和影响等要素,而这些要素也就成为阅读史的基本内容。

阅读作为一种获取知识信息,开发智力,增长智慧,促进知识生产和科学创造的活动,其历史既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智力进化史和知识进步史,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史。

① 胡居仁. 胡敬斋集·卷2[M]//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50.

阅读作为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所以阅读史亦反映着某一时期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观念、风俗习尚以及人际关系等。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即“一切书写形式和阅读形式都具有社会物质性和历史文化性的内容,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对任何文本的阐释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行为,文本总是处于一个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①。所以它既是一部政治思想史、经济发展史,又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或人类交流史。

因为阅读既是在吸收和获取人类的思想成果,又是在通过它不断地产生着新的思想成果。而为什么阅读、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等阅读观念、内容、方式和结果则反映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历程。所以,一部阅读史,就是一部个人的和民族的或整个人类的思想发展史。

总之,阅读作为一种以物质创造和精神进步为基础和条件,又反作用于物质创造和精神进步的思想活动和社会行为,它的发生与发展紧密联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映照社会变革,影响和决定着个人、民族和社会的性格特点、发展轨迹和前途命运。所以,一部阅读史,堪称为一部人类社会史亦不为过。

中国阅读史是各民族阅读活动的共同史。如果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外在表征,那么汉文阅读则是中华民族文化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承载者和实践者,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力凝聚剂,是社会和谐、安定、文明与进步的强大基础和动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是由哪个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典籍的阅读不仅没有中断过,而且始终是社会阅读活动的主流。

第二节 阅读史研究及其意义

阅读史研究,即通过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分析,再现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阅读活动的面貌,并总结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各种史料(包括文字、实物、口述等)的系统收集、整理、核实、考证、分析和研究,再现各个历史时期个人、群体、种族及社会阅读活动的状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即谁在读书,读什么书,为什么读,怎样读以及他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和社会影响等。

从阅读的性质、意义和阅读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看,阅读史研究的意义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阅读这种人类最重要、最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既有默默润泽的无声细雨,也有朗朗悦耳的弦诵讽咏;既有诡谲不测的风云变幻,也有于无声处的暗流涌动;既有潮起潮落的洪流波澜,也有永不干涸的涓涓溪流。这些形态纷呈,因素多变,功能各异的阅读现象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总结,以揭示和认识阅读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它的发生和发展规律。

^① 李瑞林,贺莺.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阅读隐喻——解读《阅读的历史》[J].中国图书评论,2010(4):87—92.

第二,某一时期,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的阅读活动都是这个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映照,或者说,他们都会受到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是这个时期社会总体状况的反映。所以,阅读史研究不仅是在发现一个时代社会的文化教育面貌,也是在考察这个时代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不但作为实践的阅读自此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而且阅读的转变被置于当代世界一个最重要的创新进程的核心。”^①

第三,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由此也使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这个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靠的是不断的积累和继承,而积累和继承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阅读。所以,一个时代人们的阅读状况,不仅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承和创新水平,也决定着下一代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因此,阅读史研究也是在考察个人、民族和社会的知识进化史和科学发展史。

第四,如同知识和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一样,人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经由不断的积累和传承而得到创新发展的。阅读不仅是吸收、传承和形成思想观念的过程,也反映着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所以,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阅读活动,不管是受何种因素或力量的影响,它都反映了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在这个时期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发展轨迹。“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生活,整个文化结构,这一代与那一代,这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这个地区与别的地区,其差异之所以形成和延续,固然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而阅读则往往是最为直接的一个原因,在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工具普及之前,尤其如此。”^②陈平原也说:“在我看来,理解一个时代,才能真正理解一代人的阅读趣味;反过来,根据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我们可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思想脉络。”^③用美国著名文化史学者、当代阅读史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的话讲就是:“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④所以,阅读史研究也是在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轨迹。

第五,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社会历史脚步的记录。书籍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虽然书籍的抄写、印刷、出版和收藏是阅读赖以存在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阅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书籍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虽然一个时期书籍的抄写、印刷、出版和收藏状况也反映着这个时期的阅读状况,但如果没有对阅读行为的进一步分析,也不足以说明书籍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所以,阅读史是对包括出版史、印刷史和藏书史等在内的书籍史存在意义的最好说明。

第六,因为书籍及其阅读是文学、传播、教育和艺术活动内容的最重要载体和方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其功能的最主要途径。所以,阅读史研究就是从接受的角度总结和讨论文学、传播、教育乃至艺术活动的历史过程和规律。

① 巴比耶. 阅读的运作: 史学与问题论上的几点见解[M]// 韩琦, 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 周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85—208.

② 姜义华. 《出版与文化政治: 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序[M]// 张仲民. 出版与文化政治: 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

③ 陈平原, 本报记者. 书的命运与人的精神——关于《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的访谈[N]. 中华读书报, 2001-11-21(9).

④ 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 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 萧知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9—162.

第七,读书习惯和风气的养成与塑造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未来,也固然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关系密切。但是,在读书的文化传统愈来愈受到冲击,人文精神渐趋衰落,信息化、市场化对文化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的当今社会,保护和弘扬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使人们不仅仅有物质或市场价值的追求,更要有精神世界的富有。这应该是学术界、文化界应担负的责任,也是阅读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

由是观之,阅读史研究就是在探寻人类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轨迹,所以它既是一个充满诱惑、神奇而满载宝藏的领域,也是一条充满重重障碍和艰难的探险之路。对于人类历史上的种种阅读活动,可以说,研究者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记录了人类心灵进化历程而难以打开的“黑匣子”。因为阅读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和精神活动,其产生、发展和影响往往少有记载。即使在集体阅读的年代,每个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心灵感受也会各有不同,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往往能看到书籍的出版、流通和收藏情况,但它们并不能说明阅读的状况,即谁曾阅读,怎样阅读,读得如何,有何影响等,后人往往很难了解。就像法国著名阅读史学者罗杰·夏蒂埃所言:“阅读活动,少有留痕,它离散为无穷的独特行为,而且比较任意,不守清规。对于一部试图清点和论说阅读活动的史书来说,既令人无奈,也是一个挑战。”^①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人们的种种行为,包括写作、言谈及各种社会活动中发现其读书状况的蛛丝马迹及其影响。如中国的辽朝曾刻印了很多儒学典籍,并且也流传到了如铁骊国这样的边远地区,而到底有谁读过它们,读得又如何,就不得可考了。但我们可由此推断,一是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在上层贵族中有很多汉文儒学读者;二是儒家文化对契丹人有着重要影响;三是儒学阅读和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之源。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困难,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在其《书史导论》中也说:“由于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是书写或印刷的文本,阅读史的重建面临可获得的证据在数量和性质方面的困难。”^②

然而,也正是这些困难和对人类思想文化探寻的责任和动力,才吸引着学者们对阅读史研究不断开拓和探索。

第三节 阅读史研究概况

一、欧美和其他国家阅读史研究概况

1. 起源和著述概况

阅读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发轫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书籍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或分支。因此,书籍史、文化史和阅读史往往混杂在一起而难以区分,即书籍史中包含着阅读史,阅读史实际也是在讨论书籍史,而文化史(主要是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则已经把二者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突破口。所以,为了对西方阅读史的起源和著

① 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M].吴泓渺,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7.

②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90—191.

述情况有个大概了解,笔者还是从书籍史、文化史和阅读史三个方面对有关著述和研究情况做一个概要介绍。

(1) 书籍史中的阅读史研究

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很活跃。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兴盛,使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印刷史学者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①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论述了1450年至1800年间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早中期图书史,探讨了印刷术诞生的源起以及由手抄到印刷技术的变迁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该著第八章“印刷书:变革的推手”的论述中,作者就印刷术在欧洲出现后的一百年中所印书籍的内容类型、版本数量、读者结构及私人藏书进行了统计和社会背景的分析,材料之丰富,数据之翔实,已触及了阅读史的诸多问题,如对宗教、哲学、文学及生活类读物的版本、印数及私人藏书的统计和读者类型的论述,令人折服。把它作为15—17世纪的西方阅读史也实不为过,从而成为年鉴派学者在书籍史研究中的经典范例。特别是这部经典之作不仅对书籍的印刷、样貌、成本、地理分布、销售、市场、审查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考察,也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考察了各类书籍出版的数量和读者的阅读需求等问题。体现了年鉴学派在该领域研究的趋向和风格,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路径。此外,马尔坦还著有《17世纪法国的印刷、权利与人民》以及《法国的图书:宗教、专制主义和读者,1585—1715》等,它们也都是书籍史和阅读史的重要著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书籍史研究开始关注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对书籍生产、销售、流通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只考察书籍本身,并不能说明书籍存在的意义。只有考察读者及其阅读,才能最终认识书籍生产、传播及存在意义的动机和原因,才能由此窥视到社会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于是,考察和研究书籍在各阶层的传播与阅读,注重阅读与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关系,研究读者群体的变化,关注18世纪以来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变化,结合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以及受文学理论中的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的启发和影响,西方的书籍史研究已经转向了注重对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方面上来。一批具有阅读史内容和特点的书籍史著作相继出现。其中如法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除了论述书籍的形成、发展及与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外,还对各个时期的阅读特点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在第四部分中,以“旧制度下的阅读”为题,提出了阅读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并对18世纪的“阅读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②。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所著的《书史导论》除了在第一章“书史理论”中对“阅读与书史”的关系给予概括和总结外,还专门在第六章中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阅读的历史^③。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的《书史读本》,其中许多内容也是讨论读者与阅读的,而第四部分“书

①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M].刘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8—282.

③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0—191.

籍与读者”则更是专门讨论了阅读史^①。法国第四代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西方阅读史研究的巨擘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著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共有七章内容,其中有两章是讨论读者阅读和阅读史的^②。他和丹尼尔·罗什所著的《书籍史》,在对书籍出版发行、销售、收藏、书籍内容、插图等方面的论述中,也涉及了社会阅读率、读者类型等问题^③。还有他的《近代法国早期印刷的文化用途》^④也是一部优秀的阅读史论著。著名的欧洲文化史学者,阅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的一些书籍史著述,如《书籍史是什么》^⑤《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⑥《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⑧等既是书籍史和出版史,又是阅读史。美国学者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所编的《阅读在美国:文学与社会史》(*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是一部以阅读史命名的书籍史著作。里面收有戴维森的《走向书籍和读者史》和达恩顿的《什么是书籍史》^⑨。布奈特(H. S. Benette)的《英国的图书与读者3卷集》亦有出版史和阅读史的内容^⑩。还有年鉴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菲雷(F. Furel)的《18世纪法国的图书与社会》^⑪,也是一部通过考察图书社会史,反映阅读和社会文化史的著作。在研究机构中,如法国的波多克斯古代典籍研究所,研究人员们曾通过跟踪一本书在不同发行系统里的流传情况,来考察当时法国不同的读者群对同一本书的不同阅读体验^⑫。

更多西方关于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著述,还可参见韩琦和米盖拉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所附书目索引^⑬。

此外,欧美及日本的汉学界在对明清以来书籍史、印刷史的著述中也涉及了对阅读史的探讨。其中如周启荣(Kai-Wing Chow)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⑭;周启

① Finkelstein D, Mc Cleery A.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49—50.

② 罗杰·夏蒂埃. 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M]. 吴泓渺, 张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③ 罗杰·夏蒂埃, 丹尼尔·罗什. 书籍史[M]//维科·勒戈夫, 皮埃尔·诺拉. 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 郝名玮,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311—333.

④ Chartier 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M].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张仲民. 出版与文化政治: 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8.

⑥ 罗伯特·达恩顿.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M]. 刘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⑦ 罗伯特·达恩顿.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M]. 郑国强,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⑧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 [M]. 叶桐, 顾航, 译. 北京: 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 2005.

⑨ Davidson C. 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M]//Davidson C. N.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0.

⑩ Benette H. S.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3 Volume Set*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⑪ 李长生. 书·读书·读书史[J]. 读书, 1993(6): 136—141.

⑫ 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 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 萧知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02.

⑬ 韩琦, 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55—270.

⑭ Chow K. 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荣和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合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①;包筠雅的《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②和《阅读19世纪的畅销书:四堡的商业出版》^③;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④;梅尔清(Tobie Meyer - Fong)的《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⑤;何古理(Robert E. Hegel)的《明清小说的特定销售》^⑥;大木康的《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⑦;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⑧等。需要说明的是,海外汉学界对明清以来书籍出版、印刷及其读者情况的研究做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这里所列举的仅是其中的部分。更多欧美和日本汉学界有关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著述,还可参见韩琦和米盖拉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所附书目索引^⑨。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和日本汉学界对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论述也都借鉴了西方正在盛行的新文化史方法,在着眼于书籍出版、印刷与传播中,考察了书籍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与读者阅读的关系,并且也强调了从书籍印刷文化到读者层面研究趋势的重要意义。

(2) 以阅读史命名的有关阅读史的著述情况

随着阅读史从书籍史和书写文化史中的分离和壮大,以读者、阅读和阅读史为标题和研究内容的著述不断出现,其旗帜鲜明,主旨明确,蔚为主流,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样的著述仅笔者直接和间接所见就有:理查德 D. 阿尔提克(Richard D. Altick)的《英国的普通读者:1800—1900 年的大众阅读社会史》(1957)^⑩;罗杰·夏蒂埃(R. Chartier)的《文本、印刷、阅读》(1989)^⑪、《阅读的实践》(1997)^⑫以及他和卡瓦罗

① Chow K W, Brokaw C J.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② 包筠雅. 17 到 19 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 [C] // 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99—221.

③ Chow W K, Brokaw C J.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84—231.

④ 周绍明. 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M]. 何朝晖,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⑤ 梅尔清.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J]. 刘宗灵, 鞠北平, 译. 马钊, 校. 史林, 2008 (4): 1—6.

⑥ Chow K W, Brokaw C J.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35—266.

⑦ 大木康. 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 [J]. 吴悦, 摘译. 明清小说研究, 1988 (2): 199—211.

⑧ 魏爱莲. 美人与书: 19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M]. 马勤勤,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⑨ 韩琦, 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71—287.

⑩ Altick R D.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⑪ 罗杰·夏蒂埃. 文本、印刷、阅读 [M] // 林·亨特. 新文化史. 姜进,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46—164.

⑫ 罗杰·夏蒂埃. 阅读的实践 [M] // 罗杰·夏蒂埃. 书籍的秩序: 14 至 18 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 吴泓渺, 张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封二作者介绍.

(Guglielmo Cavallo)合编的《西方世界阅读史》(英文版1999)^①、卡梭(Carl F. Kaestle)的《美国的读写文化:1880年以来的读者与阅读》(1991)^②、沃尔夫(D. R. Woolf)的《英格兰现代早期阅读史》^③、詹姆士·史密斯·艾伦(James Smith Allen)的《透过大众的眼睛:现代法国阅读史1800—1940》^④、大卫·艾伦(David Allan)的《阅读史研究的方法和问题:佐治亚州英格兰和苏格兰启蒙运动》^⑤、兰温·詹姆斯(Raven James)的《新阅读史,印刷文化和身份的变化:第18个案例》^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走向阅读史研究的第一步》^⑦《18世纪法国的阅读、写作与出版:一个文学社会学案例研究》^⑧以及《阅读的未来》^⑨等;玛格丽特·斯普夫德(Margaret Spufford)的《读写初级:17世纪自传文学中社会底层大众的读写经历》^⑩以及《小型读物与娱乐史:17世纪英格兰的大众小说和它的读者》^⑪、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读写能力在近代英格兰早期的重要意义》^⑫、罗伯特·韦伯(Robert K. Webb)的《英国工人阶级读者》^⑬、埃吉尔·约翰逊(Egil Johansson)的《瑞士和其他国家的读写史比较》^⑭、詹姆斯·兰温(James Raven)等人编的《英格兰的阅读实践和描写》^⑮、劳伦斯·斯通

① Cavallo G, Chartier R.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M].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② Kaestle C F. 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ers and Reading Since 1880[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Woolf D R. 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Allen J S. In the Public ey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1800—1940[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 Allan D. Some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Georgian England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J].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2003, 3(1): 110—113.

⑥ James R. New Reading Histories, Print Cultur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 the Case of Eighteenth [J]. Social History, 1998, 23(3): 268—272.

⑦ Darnton R.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J].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1986(23): 5—30.

⑧ Darnton R.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J]. Daedalus, 1971, 100(1): 214—256.

⑨ 罗伯特·达恩顿. 阅读的未来[M]. 熊祥,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⑩ Spufford M. First Steps in Literacy: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Experiences of the Humblest Seventeenth—Century Spiritual Autobiographers[J]. Social History, 1979, 4(3): 407—435.

⑪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y: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⑫ Thomas K. The Meaning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Baumann G. The Written Word: Literac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1986: 97—131.

⑬ Webb R K.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Reader 1790—1849: Literacy and Social Tension[M]. London: G. Allen&Unwin Ltd., 1955.

⑭ Johansson E. The History of Literacy in Sweden in Comparison With Some Other Countries[M]//Graff H J, Mackinnon A, Sandin B, et al. In Understanding Literacy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Sweden, Lund: Nordic Academic Press, 2009: 28—59.

⑮ Raven J, Smal H, Talmor N.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Lawrence Stone)的《英国读写能力教育,1640—1900》^①;戴维·克雷希(David Cressy)的《读写能力与社会秩序:英国都铎与斯图瓦特王朝时代的读与写》^②;肯奈斯 A. 洛克里格(Kenneth A. Lockridge)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读写能力》^③;卡罗·西卜拉(Carlo M. Cipolla)的《读写能力与西方世界的发展》^④;理查德·侯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读写能力的用途》^⑤;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ovelock)的《西方读写能力的起源》^⑥;杰克·古迪(Jack Goody)编的《传统社会的读写能力》^⑦;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的《1837—1914年的妇女读者》^⑧;威廉姆 V. 哈瑞斯(William V. Harris)的《古代的读写能力》^⑨;约翰 O. 乔丹(John O. Jordan)和罗伯特 L. 帕坦(Robert L. Patten)编的《市场中的文学:19世纪英国的出版和阅读实践》^⑩;唐纳德 F. 麦肯锡(Donald E. McKenzie)的《文本社会学:新西兰早期的口述、读写与印刷》^⑪;詹尼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的《阅读浪漫:妇女、父权制和大众文学》^⑫《大众生产时代的图书与阅读》^⑬《对书籍的情感:月读俱乐部、文学趣味和中产阶级的愿望》^⑭;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的《英国普通读者的再审视:读者史序言》^⑮《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生活》^⑯;杰奎琳·皮尔逊(Jacqueline Pearson)的《英国的妇女阅读,1750—1835:危险的消遣》^⑰;保罗·赛恩格(Paul Saenger)的《词汇之间的分离:默读的起源》^⑱以及《默读:它对中世纪后期

① Stone 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J]. Past and Present, 1969 (42): 69—139.

② Cressy D.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Lockridge K A. Literac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M].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1974.

④ Cipolla C M.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⑤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9.

⑥ Hovelock E A.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Toronto, March 25, 26, 27, 28, 1974 [M].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6.

⑦ Goody J.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⑧ Flint K. The Woman Reader 1837—1914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⑨ Harris W V. Ancient Literac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⑩ Jordan J O, Patten R L. 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shing and Reading Practi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⑪ McKenzie D E. The Sociology of a Text: Orality, Literacy and Print in Early New Zealand [J]. The Library, 1986 (4): 333—365.

⑫ Radway J.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⑬ Radway J. Books and Reading in the Age of Mass Production [M]. Stockholm: The Swedish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d the Stockholm University Library, 1996.

⑭ Radway J. A Feeling for Books: 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 Literary Taste, and Middle Class Desire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⑮ Rose J.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2 (53): 47—70.

⑯ Rose J.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⑰ Pearson J. Women's Reading in Britain, 1750—1835: A Dangerous Recre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⑱ Saenger P.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手稿与社会的影响》^①；大卫·霍尔(David Hall)的《新英格兰读写能力的用途,1600—1850》^②；马丁·里昂(Martyn Lyons)的《从谷登堡到盖茨的阅读史》^③《19世纪法国的读者与社会:工人、妇女和农民》^④；莫莉·艾贝尔·特拉维斯(Molly Abel Travis)的《阅读文化:20世纪的读者结构》^⑤；

除了上述欧美学界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如俄罗斯也十分重视对读者及其阅读问题的社会学和社会史的研究,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早在19世纪后期,俄国就开始了对大众阅读问题的研究。1884年和1889年,х. д. 阿尔切夫斯卡娅出版了她的两卷本著作《民众阅读的是什么》^⑥。1889年,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鲁巴金开始了他为期20年的读者研究计划。1895年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俄国读者初探》^⑦,代表着19世纪俄国读者研究的水平。

苏联继承了俄国读者研究的优良传统,始终重视对读者及其阅读研究。20世纪60—70年代是苏联读者研究的鼎盛期。其中如1968年,著名图书馆学家O. C. 丘巴梁出版了《苏联读者》及论文集《阅读的社会学及心理学问题》。1969年,Б. В. 班克出版了《19世纪俄国读者的研究》^⑧。进入70年代,苏联列宁格勒国家克鲁普斯卡娅文化学院出版了著作集《俄罗斯读者史》,它集中反映了70年代苏联在阅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受欧美学界的启发和影响,日本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有关阅读史的研究和探索。第一篇以读者研究为旗号的论文是前田爱的《从音读到默读——近代读者的形成》。该文最初发表于1962年6月号的《国语与国文学》杂志,1973年与其他论文合编为《近代读者的形成》一书,由有精堂刊行^⑨。他的系列论述试图从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三个方面“突现读者层的实态”,其理论方法既有社会学的视野,又注重文本本身。他广征博引,所使用的材料有文学作品、日记、回记录、书信、自传及报刊等,以此力图再现近代文学读者的生态与风貌。他的《从音读到默读》与欧美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抑或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即“从音读到默读”是“读者形态的最大变化”,准确一点说,是这种阅读形式的变化导致近代读者的形成,从而带来了“阅读革命”。与前田爱大约同一时期对近代读者给予关注的是外山滋比古,他

① Saenger P. Silent Reading: Its Impact on Late Medieval Script and society [J]. Viator, 1982 (13): 367—414.

② Hall D D. The Uses of Literacy in New England, 1600—1850 [M] // Joyce W L, Hall D D, Brown R D, Hench J B. Printing and Society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47.

③ Lyons M. The History of Reading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J]. European Legacy, 1999, 4 (5): 50—57.

④ Lyons M. Reader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⑤ Travis M A. Reading Cult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O. C. 丘巴梁. 普通图书馆学 [M]. 徐克敏, 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983: 20.

⑦ O. C. 丘巴梁. 普通图书馆学 [M]. 徐克敏, 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983: 21.

⑧ O. C. 丘巴梁. 普通图书馆学 [M]. 徐克敏, 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983: 19.

⑨ 李长声. 从音读到默读 [J]. 读书, 1992 (2): 135—143.